

跟老余相识多年，还从未认真写过她，也许是我在等一个契机。过去一年时光，历经《万吨月色》诗歌舞蹈剧场从无到有的全程，感觉似乎时机已到。在她早已广为人知的生命故事中，这段经历谈不上多么传奇，然而其中涌动的因缘际会与神秘联结，让我每每想起诗人米沃什写过的一句话——

但是不可能之事的确实发生。

11月15日至17日，《万吨月色》在上海YOUNG剧场全球首演，我想，是时候将这段生命履历记录下来，也借此写写我眼中的老余。

被动入局者

法鲁克·乔杜里，六十出头的英国人，国际著名的舞蹈制作人和导演。2023年5月，当我第一次在北京丽都饭店附近的餐厅见到他时，并未预料到接下来的半年时间，余秀华将被拖入一场她前所未有的旅程。

“我想找余秀华跳舞，我是认真的”，法鲁克开门见山地说。虽然在线上早有接触，我还是对他语气里的坚定感到暗暗吃惊。

“你知道，她是残疾人，这样做会有危险，而且她本人未必愿意”，我迟疑地回应他。

“我读过她的诗，内心被深深地触动，我感觉到一种本能的冲动，想把她的诗歌搬上舞台。直觉告诉我，她比我们想象得更勇敢，也会比我们想象得给得更多，请相信我。”法鲁克目光灼热。

“还是有点冒险，她毕竟是一个诗人、作家，写作才是她的本分，从前在舞台上最多读读诗，让她去跳舞和演戏，这个步子跨得太大了。放眼中国甚至全世界，似乎没有这样的先例。”

“正因为如此，我觉得更加值得尝试。”她太独特了，她的诗歌应该走向世界舞台，让更多人知道她的故事……“我有信心。”

老余不听了以后，也觉得匪夷所思：“跳舞？站都站不稳，跳什么舞啊！”不过，我们对这个全新的计划感到好奇，最终还是决定试试。

为了摸清余秀华的身体状况，以及做一些基础的肢体培训，法鲁克决定跟舞蹈指导素满从英国出发，去一趟余秀华老家。2023年9月初，我将信将疑地，陪着两位艺术家，走进了湖北省钟祥市横店村。

老余和余爸热情地接待了两位艺术家，在家门口刚一见面，老余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张开双臂，跟法鲁克来了个大大的拥抱，她毫无保留的大笑瞬间感染了法鲁克。简单，直接，火一般的热烈——这完全符合他对这位女诗人的想象。

素满是知名的舞蹈家和培训师，尤其擅长调教初次接触舞蹈艺术的明星、艺人，跟她合作过的有法国著名演员朱丽叶·比诺什和一众好莱坞电影明星。她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订制不同的肢体训练计划。余秀华是她和法鲁克截至目前最大的挑战：一位脑瘫患者能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想法吗？其实他们心里也没底。

更大的挑战来自余秀华的生活习惯，平时如果村里没人拜访，她宁愿每天躺在家里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每天下楼吃口饭，喝点酒，清醒的时候就跑去二楼花房给自己养的花花草草浇浇水，然后去阳台上喝茶、读书。一天的时间就这么打发过去了。她从没有主动散步的习惯，更别提运动了。卧室里新买的柔软床垫是她的安乐窝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躺在上面舒服地刷短视频。

9月的横店村艳阳高照，已有一丝初秋气息，深绿色的桔子挂在家家老宅门口的枝头上。在这间已经改造成博物馆的旧居里，余秀华把头发扎成马尾，穿着宽松的衣服，半推半就地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舞蹈肢体课。

呼吸、屈体、拉伸、平躺、侧翻……在素满的指导下，余秀华笨拙而艰难地一步步尝试着缺动的身体相处，那一具如此沉重的肉身，承载着她所有的不堪与痛楚，她时刻想要逃离它，却从未想过，它会被重新打开的可能性。

两三天过去，素满和法鲁克对老余的表现感到惊喜，她不仅全部动作都坚持了下来，而且记动作非常快。素满说：“比我教过的很多明星都快！”虽然因为天生疾病的缘故，做动作时会摇晃晃晃，动作幅度也不可过大，但他们从中发现了余秀华独特的领悟力和艺术美感，“她非常聪明，也非常有艺术天分”。

训练到第三天，老余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比从前舒缓多了，她渐渐意识到，这样有规律的肢体训练，能够帮助她锻炼身体，从实用的角度看，利大于弊，虽然身体的疼痛和疲劳还是时时袭来。法鲁克分享了他读余秀华诗歌的感受，“我经常能感受到你诗中强烈的情感，有时会忍不住哭泣，这是我生命中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，哪怕在我的母语作者也没有给予我同样的感动。”在不久的将来，当余秀华作为舞剧作品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新的诗作，法鲁克一次次发微信激动地告诉我，“I'm so touched with tears in my eyes”（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）。

后来我们才了解到，法鲁克是巴基斯坦裔移民，小时候全家移民英国，在英国曾经遭受过的歧视令他刻骨铭心，也许曾经同为“边缘人”的共心理，让他对余秀华诗中散发出的坚韧、倔强与强大生命力格外心有戚戚。人心中的伤痛与挣扎，需要一个精神出口，对余秀华而言，是诗歌，对法鲁克而言，是舞蹈。两者在此神秘交会。

《万吨月色》的诞生

——陪余秀华跳舞的那些日子

胡涛

“胡涛，要不我们试试看，看这老头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。”老余这样对我说。

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，我们跟法鲁克敲定了第一阶段的工作坊计划，9月下旬开始，在浙江舟山花鸟岛，一个远离尘嚣的孤岛之上，法鲁克召集来舞者、演员，为打造一场结合诗歌、舞蹈、戏剧元素的综合性舞台作品做初步准备。

身体里的风暴

余秀华对舞蹈最直观的一次印象，来自2023年2月，我们一起在苏州湾大剧院观看杨丽萍家喻户晓的舞台剧作品《孔雀》。那是一次始于初春的漫长旅行，苏州是第一站。我们的2022年都过得非常糟糕，急于把过往的伤痛甩进时间的垃圾堆里。

再一次地，老余被陌生的、超越自己生活经验的事物深深打动。台上翩翩起舞的孔雀和超越时空轮回的故事让她着迷，以致当晚回到酒店，她仍处于持续的亢奋中，半夜悄悄在外卖软件上下了一瓶二锅头，结果喝得酩酊大醉，足足休息了一天才恢复。

那时我们并不知道，法鲁克正是杨丽萍的国际创意制作人。而他第一次听说余秀华，恰巧也是通过杨丽萍的得意门生董继兰（小金花）。当时他正准备策划一出新的舞剧作品，正在为题材发愁，董继兰告诉他，中国有一位女诗人的诗写得非常好，她叫余秀华。

法鲁克于是找来余秀华的诗歌，在这个异域的陌生女人的作品里，他几乎一下子找到了共鸣，“她的文字无所畏惧，毫不退缩地跃然纸上，传达了一个女人在寻求内心和外界接纳时的脆弱和挣扎，我被这一点深深触动。”

在一种“无法抗拒的冲动”下，法鲁克决心与创意团队踏上一段冒险之旅。他邀请董继兰加入团队，同时请来优秀的舞者李可华和演员天蓝。在他朦胧的直觉中，一种融合了诗歌、舞蹈、戏剧元素的全新舞台艺术形式，正在头脑中缓缓成型。他急于在花鸟岛开展创意工作，将头脑中美丽的物想化为日月的“滋养”。

从花鸟岛的排练厅望出去，是一览无余的一片汪洋大海，在这座远离大陆、孤悬于东海一隅的小小岛屿上，布满了各类原生态的奇花异草和荒原山野，散发着原始野性的遗世独立之美。在岛主为客人们精心安排的排练厅和房间里，艺术家们从早到晚都沉浸在海天一体的自然氛围中，接收着天地日月的“滋养”。

从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舞伴的排练开始，余秀华就被一股不可思议的“旋风”包围了。继兰和可华带来了演练成熟的双人舞蹈，舞者屏息凝神，缓慢挪动双手，忽然之间，一阵从身体深处升腾而起的蛮荒之风，催动肢体迅速向四处蔓延生长，如一棵树突然窜出千条枝桠。舞者大跨步挪移、腾跃、翻滚，手脚与身体组合出千变万化的动作，如海岸边涌动的潮水，瞬息涨落，时进时退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心旌摇曳。

余秀华看得入了迷，她无法想象舞者是如何记住如此多看似即兴的动作的，也惊讶于舞者身体的极度自由，那状态有些类似写诗，任凭意识流动，试图打开一切想象的边界，也像极了她意识中那个时常跳出肉身桎梏的精灵，自由自在地在坚硬的世界里跌跌撞撞。她第一次意识到诗歌与舞蹈的相通之处，它们都“通灵”。

与专业的舞者比起来，老余的身体显得如此不完善，不够苗条的身材，日渐隆起的小腹，因天生脑瘫而导致的身体颤抖与不协调，甚至连走路都磕磕绊绊摇晃晃晃。人们赞叹她旺盛的生命力，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她的身体极易陷入疲劳，外出时，常常走不了几步路就要坐下来休息。

老余羡慕这些年轻的女性舞者，她们轻盈曼妙的舞姿和能随时自由跳动的躯体，是她可望不可即的梦想。她为舞剧专门创作了一首新诗《她在四月跳舞》，法鲁克拿来做了最初的舞剧名称，里面有一句“她从磨眼取出一个支离破碎的自己/她从残疾里取出一个轻盈飞翔的自己”，是她内心渴望的真实写照。

舞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尽力帮助她进入舞蹈状态，每天从热身开始，一点点打开僵硬的身体，再从基础动作练起，逐渐发展到与团队同步动作，形成合舞。通过分解动作，余秀华渐渐知道跳舞原来是有秘诀的，那些深奥玄妙的动作是可以具象化的，比如双手从眼前扫过的口诀是“早上起来洗脸”，俯身动作的口诀是“抓一只小鸟”，诸如此类。

如此反复练习，余秀华逐渐掌握了其中的诀窍，身体不太跟得上，脑子还是够用的，虽然步调上还是跟不上继兰和可华的节奏，但那些基础动作还是能练个七七八八。根据导演法鲁克的编排，团队合舞不必讲究完全一致，余秀华站在队列最前方，舞者可以观望她的动作来调整自己动作的节奏。于是大家渐渐合上了拍。

“影子”是法鲁克脑海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意象，也许是余秀华的诗歌勾连起了自己年少时在阴影中蛰伏的日子。他试图探索生活在阴影中对人的灵魂有何影响，人该如何走出自己的影子。在法鲁克的设想里，两位舞者，精准严谨的可华和自由野性的继兰分别扮演“孔雀”和“乌鸦”，分别代表余秀华内心纠缠撕扯，相伴相生的两个矛盾面向。

演员天蓝则代表余秀华头脑中的一个声音，这是一个年轻、美丽、健全的另一个自我，但这同时也是一个世俗化的人，扮演的是“外来入侵者”的形象。编剧Amy为天蓝设计了几段独白，她与余秀华背靠背坐在地上，倾听彼此的声音。独白结束后，天蓝弓起身子，将余秀华从地面慢慢驮起，老余双臂张开，做飞翔状，好比一只鸟儿站立在一匹马驹的背上。老余笑说，这是第一次和女性有如此亲密的肢体接触，她能闻到天蓝身上的“女人香”。

“亲爱的，如果你站在拐角的那盏灯下/如果你等的是年轻的我/我就以左手抚摸你脸颊/如果你等的是年暮的我/我就以我的残疾/摩挲你热忱而孤独的一生”——一段优美轻柔的吉他声引出了《决心》。四位舞者依次登场，随着音乐开始轻轻舞动，老余从最简单的“洗脸”开始，渐渐进入较为复杂的动作，她的身体微倾，手臂随之先后向左、向右努力张开，像一艘拉满风帆的小船在水面上摇摇晃晃。

她的姿态谈不上优美，甚至有一些笨拙，让人时刻担心她会跌倒，但那跌跌撞撞的姿态反而生发出一种奇特的、只属于她本人的韵律与美感，不可抑制的生命力如同早春的新芽一般破土而出。全场静谧，舞者们沉浸在音乐与心灵的交会中，仿佛抛弃了一切外在世界的束缚。只有身体，沉重的身体，飞翔的身体——是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真正拥有的，只有自己的身体，哪怕它如此残破不堪。

第一次看到这段群舞的人，无一不受到内心的触动。按照舞团惯例，在排练尾声阶段，会组织一场排练分享会，邀请一些专业和业余人士前来观看，花鸟岛的岛民们成了《万吨月色》草创版的最早一批观众。在看到这段群舞的时候，很多人流下了感动的眼泪。

但这样的感动仅仅是留给人们解读的，老余自己不会“上价值”。大多数时候，她都以洒脱的一面示人。工作坊排练是枯燥的，法鲁克将余秀华的诗歌转化为身体语言，需要大量的试验。他是直觉型导演，喜欢在演员表演中实地观察，随时迸发新的灵感，加之有时会给老余加动作戏，老余气得直说：“这老头儿，一会儿一个主意！”

有一天，从附近的东极岛漂来一位流浪歌手，他在排练厅门口支起了全副设备，邀请岛民和舞团的人参加他的“音乐之夜”，累了一天的演员们也乐于利用这个机会放松一下身心。那真是自由的一夜。流浪歌手的歌声和大功率音箱划破了小岛的宁静，纪录片导演曹媛也开启直播模式，加入了与他的合唱，白族舞者董继兰唱起白族山歌，一亮嗓便引得满堂喝彩，那声音自由野性，直入云霄，像是一匹圈养的马儿重回山林，与她的舞蹈一样攫人心魄。

余秀华被欢乐的氛围所感染，她想起自己喜欢刀郎的歌，当即让我用手机播放一首新专辑里的《花妖》。当众人以为老余要一展歌喉的时候，她却突然站起来，身体和着音乐开始轻轻地舞动起来。四分多钟时间里，她一言不发地完成了一连串舞蹈动作，那些舞姿看似与排练动作有些相似之处，但这分明是一套她自编自排的舞蹈作品，带着一股晃晃悠悠却不由分说的劲头。《花妖》讲述的是一段跨越中国不同朝代的恋爱故事，在某个节点上，老余甚至设计了男女主人公互作拥抱的动作。

坐在台阶上的观众们静静地欣赏完这段舞蹈，献上热烈的掌声。法鲁克看得目瞪口呆，连连惊呼“amazing！”他想过余秀华跳舞的样子，但从没想到过她竟然做起了“编舞家”！老余笑着对他讲，这是自己在家即兴完成的动作，但能完整记住整段动作，她自己也觉得很神奇。

法鲁克酷爱“即兴发挥”这一形式，自从那晚在余秀华身上发现了这一特质后，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她——余秀华毕竟是一个有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，他发现她身上蕴藏着无限的能量——该是上点难度的时候了。

成为舞者

花鸟岛之旅给法鲁克和团队吃了一顆定心丸。回到英国后，法鲁克开始在剧本上下功夫，试图在内容层面上挖掘得更深，同时开始组织舞美、灯光、音乐团队加入，所有工种都是他合作多年、蜚声国际的老朋友。

生命是一次奇遇

10月下旬，英国之行整整半年后，团队再次集结，在太湖之滨的苏州湾大剧院排练厅，为11月中旬在上海YOUNG剧场的世界首演做最后的冲刺准备。半年来余秀华一直忙于新诗集《后山

开花》的宣传活动，频繁游走于全国各地，身心疲惫不堪，舞蹈动作忘得一干二净。

临去苏州三天前的一个深夜里，我突然接到法鲁克打来的电话，他心急火燎地对我说，“余秀华刚给我发了几条微信，我用翻译软件翻译，她是不是不想参加排练的意思？我很担心……”他把微信内容发给我——“法鲁克，我正在谈恋爱，你不要耽误我谈恋爱，我不想去排练舞蹈了。”我一看就乐了。

相处久了，我知道这是老余独有的小把戏，真真假假，游戏一切，“黑黑”的坏笑中带一点小狡黠，她有一套自己的谈话逻辑，能不知不觉把对话一方拖入“不利”的境地。我赶紧跟法鲁克解释，她可能又喝酒了，喝酒的话不能算数，我们会按时到达排练现场，法鲁克这才放心下来。

《万吨月色》是余秀华迄今为止参与合作最为深度的一个项目，它神奇般地延续下来，一方面源于主创团队和出品方风铃公司的认真与执着，也源自她身上不可言喻的“矛盾性”。很多时候在我眼中，老余就是一个奇特的矛盾混合体的存在。

确实，跟老余的合作，有时就像走钢丝一般充满悬乎、悬疑甚至玄幻感，大起大落，大悲大喜。在舞台上，你会随时担心颤颤巍巍的她会突然跌倒，但她总能在一个瞬间把自己的身体搬回来，让人看着揪心。她是一个“吃状态”的人。

来苏州的头几天，老余什么也不全舞剧动作，大家的状态也都有些不在线，那段“独舞”，老余漏了好多动作和节奏，加上素满又改了不少动作，整个排练进程显得滞重而艰难。老余长年睡眠不好，要靠喝酒和吃药助眠，为此陷入长时间焦虑，我劝她喝酒和吃药要分开，她却自己偷偷加剂量，有一天竟然吞掉早上热安眠药，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，状态不佳。早上热身和简单的排练之后，老余就已全身大汗，不时时需要躺在瑜伽垫上休息，她一上午的训练都是在恍惚惚惚中度过的。

神奇的是，下午一杯咖啡过后，能量又迅速积聚到她的身上，一个重新充满电的余秀华又站在大家面前，在舞伴练群舞的时候，她自己反复在镜子前练习独舞动作，一次次把地板踩得咚咚作响。她身体运行的机制，以及其中蕴含的能量似乎有异于常人：一天内可以同时吞下白酒、咖啡和安眠药；在失眠边缘和亢奋状态下反复横跳；皮肤极易受损，但又能够极速地复原。

从横店村的第一次训练开始，余秀华就从未缺席过一次排练，哪怕身体有状况，她知道这一切对她有多难。近距离体验了舞者们每日的工作量，让我一个大男人光着脚在木地板上摸爬滚打一整天也招架不住，更别提一个残疾人了。我知道她内心在跟自己较劲，就像她的人生一样，她不服输，虽然嘴上不说。

对一个独自创作的诗人来说，集体创作是不可想象的，文学创作从来都属于个人行为。跳舞则不一样，它需要与同伴的配合与协调，甚至彼此迁就。自由散漫惯了的老余，第一次接受纪律的约束，竟然一次也没掉过链子。她后来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这样的说法：《万吨月色》剧组太认真了，为了对所有主创负责，必须选择继续下去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向来特立独行的她，其实也非常享受与人相处的氛围，有时候，她甚至害怕回到家中独处的状态，因为那样“就没人管我了”。

关于余秀华跳舞的争议，从大英图书馆视频发布就开始了。有人留言：“余秀华跳舞就像一个小丑，一个人为什么要展现自己的短板？”老余不害怕这类争议，她有一个更厉害的自贬：那段在花鸟岛随《花妖》起舞的独舞，在她看来就像“猴子转圈”。父亲想让她上台首演，也被她严词拒绝了：“跳得又不好看，不想让他看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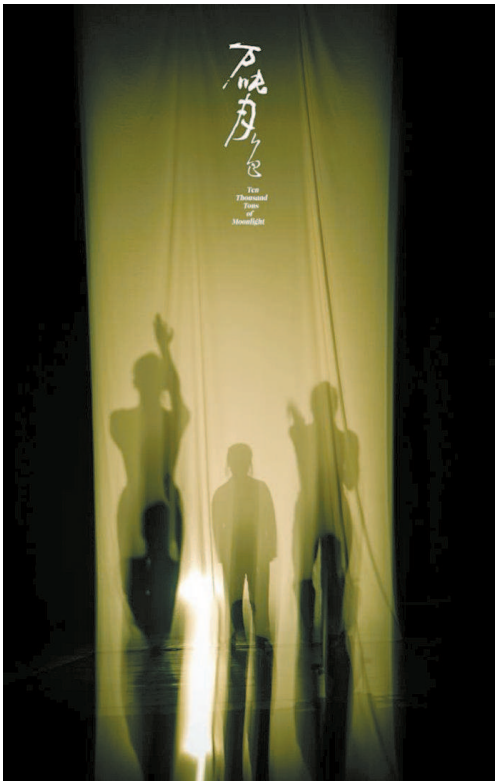
法鲁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，他在舞蹈生涯中见过太多技术很好的舞者，但成为一个舞者最需要的是“真诚”。余秀华具备这种真诚，而且做到了她能力范围内的最好。某种程度上，诗歌和舞蹈是相通的，以身体入诗，以身体起舞，都是她体验生命的方式。

11月8日和9日，《万吨月色》在经过三周排练后，在苏州湾大剧院戏剧厅进行两场预演。剧组反复进行舞台试验，动作和走位修改了一轮又一轮，法鲁克上台介绍前还是紧张，尤其害怕舞者跳错了动作，余秀华则又一次调侃他，“别紧张，跳错了观众也不知道”。

第二场预演，杨丽萍也坐在台下，她们在后台见了面，彼此热情地拥抱致敬。老余越来越习惯集体生活，渐渐眷恋起大家朝夕相处的日子：“哎，每次等我终于练得不错了，你们又散了。”舞台上余秀华在努力做好每一个动作：“人要活得尽兴，我在台上努力让手臂伸得更远，是想在有限中尽力接近无限。”

法鲁克说：这不是一部关于舞蹈的作品，而是一部关于生命的作品。老余说：“残疾是对一个人身体的禁锢，当发现一个残疾的身体还可以舞动的时候，我感觉生命的可能性被打开了。”

于是你在舞台上看到一个这样的余秀华：在摇晃晃晃的身影中，一个“不可能”的精灵从她的身体中迸发而出，以自己独有的姿态述说着生命的悲喜。



余秀华在排练厅练习舞蹈动作。



本版配图均为《万吨月色》剧照
摄影：李宜润